

新昌调腔北曲剧目

窦娥冤

调腔剧团集体整理

策划 丁黎鸿 执笔 石永彬

资料收集 何鸿飞

前 言

据明张岱《陶庵梦忆》[朱楚生]条中所载：“朱楚生，女戏耳，调腔戏耳，其科，白之妙，有本腔不能得十分之一者。盖四明姚益诚先生精音律，与楚生辈讲究关节妙入情理，如《江天暮雪》、《霄光剑》、《画中人》等戏，虽昆山老教师细细摹拟，断不能加其毫末也。”其中提到的“本腔”即“昆山腔”。稍后，如皋冒襄在《朴巢文选·南狱省亲记》中云：“辛巳（1641）二月十八日寒甚，复饮湖中，看朱楚生演《窦娥冤》。”可知《窦娥冤》早就是调腔的演出剧目，而且是明代调腔名角朱楚生的拿手戏。

《窦娥冤》一剧的原作者乃元代前期杂剧界的领袖人物关汉卿。据文献记载，他是大都（今北京）人，约生于十三世纪初，卒于元成宗大德元年（1297）以后。《录鬼簿》一本记他为“太医院尹”，别本《录鬼簿》则作为“太医院户”。查《金史》与《元史》，未见有“太医院尹”的官职，“太医院户”却是元代的户籍之一种，那关汉卿可能是属于太医院户籍的一位杂剧作家。据记载他曾有剧作60多种，现存仅17-18种，其中以《窦娥冤》、《单刀会》等剧演出最盛，影响也最深远。元末明初贾仲明在为《录鬼簿》补写的挽词中称关汉卿为“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帅首，捻杂剧班头，姓名香四大神州。”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认为关汉卿的《窦娥冤》“列之於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1958年，关汉卿被世界和平理事会列为世界文化名人，北京隆重举行关汉卿戏剧活动700年的纪念大会。关汉卿的剧作，今天已成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共同拥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其中《窦娥冤》等，已被译成外文，在世界范围内流传。

新昌调腔《窦娥冤》的传承本与关大师的原本，虽其框架，曲词、宾白和面貌是一致的，但也有一些不同，这不足为奇，是由戏曲文本流传演

变自身的轨律所造成的，它与诗文很不一样。因为诗文的创作是以个体经验为主，主要表现个人的感性认识或思辨能力，其文本一般不允许他人改动，因此文本就较为稳定。像李白的诗作，苏轼的散文，大都由同一文本传世，不同文本之间，即使少有差异，亦不过是一些微细的差异。戏曲的文本，实质上是群体创作的产物，先由剧作者写出脚本，然后经演奏员的二度创造，再搬上舞台演出，才得以成为观众欣赏的作品。戏曲作品以描写人生客观过程为主，以代言体的叙事方式为其特征。生活场景的丰富性、地方戏曲语言的通俗性，以及观众的群体性等众多的因素，戏曲文本难以像诗文那样不容他人加工改动，反之，加工改动却成为在传承过程中常见的现象。如果加上一代接一代的纵向传承，一个剧种与别一个剧种的横向移植，一个时代与下一个时代的发展，国家间的翻译，就会有难以言表的变动，所以调腔本《窦娥冤》与关大师《窦娥冤》之间的大同小异是正常现象的了。

石永彬

二〇一一年一月十六日

人物表

窦娥：二十余岁，年轻孀妇。

蔡婆：六十余岁，吴氏，窦娥婆婆。

窦天章：儒生，五十余岁，窦娥生父。

赛卢医：四十余岁，江湖郎中。

张孛老：近六十岁，流浪汉。

张驴儿：三十余岁，张孛老儿，流浪汉。

胡孤：六十余岁，楚州（安徽淮南）太守。

监斩官、随从张千、衙役、旗牌、仵子手、门神等。

场次

第一场	寄女	第六场	逼供
第二场	遭劫	第七场	探监
第三场	骗婚	第八场	法场
第四场	逼奸	第九场	诉冤
第五场	羊肚	第十场	惩恶

第一场 寄女

[幕外。窦天章携十岁幼女端云上。

窦天章：（上台引）搏取功名上京都，
十龄幼女去从姑。

（白）小生，窦天章。今当大比之年，欲赴京都科考，咳！只因贤妻早年亡故，家中乏人照看女儿，只得将端云儿送到蔡婆家去作养媳。

窦娥：（哭）咿呀！

窦天章：（替女拭泪）儿呀！你今日前去拜见姑蟑，有个依托也是好事，何必如此啼哭不休呢！

窦娥：（悲咽）爹爹呀！

窦天章：（悲从中来）儿呀！

（念）霎时悲痛撕六腑

窦娥：（念）幼女怎忍别生父。

窦天章：（念）此去只为功名图。

窦娥：（念）孤影怎得有欢娱。

窦天章：（哭）我的儿呀！

窦娥：（哭）爹爹！（父女相拥痛哭）

窦天章：（悲语）儿呀，待为父锁上门户，送你去吧！

窦娥：（忍痛）唔！

窦天章：（唱）【集贤宾】

把啼痕擦净 眉暂舒

窦娥：（唱）【前腔】

一路行来 一路愁苦

待移步趋前 又转踌躇

心痛楚 回首处 抛洒泪珠

窦天章：儿呀，随为父来呀！

窦娥：唔！（缓步随父下）

[二幕启，蔡婆家，稍见富庶。蔡婆上。

蔡 婆：（定场诗）花有重开日，
人无再少年。
不须长富贵，
安乐是神仙。

（白）老身蔡婆婆是也，楚州人氏。嫡亲一家三口，不幸夫君亡逝已过，只有一个儿子，年长一十二岁，俺母子两人过其日月，家中积下些钱财，多有积余。这里有个秀才，名唤窦天章，从去年向我借去了二十两银子，如今本利该还我四十两白银。我曾数次问他索取。那窦秀才只说家中贫寒，没得还钱。这秀才有一女儿，今年十岁，小我的孩儿二岁，生得可喜，长得可爱。我有心看上了她，要秀才将女儿与我做个童养儿媳，就抵了他那四十两银债，岂不两下得便。窦秀才说道，今日乃是吉日良辰，亲送女儿到我家来。老身且不出门要帐，专在家中等候。

窦天章：（领女儿上，念上场诗）

读尽缥緲万卷书，
可怜贫煞马相如。
汉庭一日承恩召，
不说当炉说子虚。

（白）小生窦天章，祖贯长安京兆人也。幼习儒业，饱有文才，怎奈时运不济，功名未就。又不幸贤妻亡过了，留下这个女儿，只落得一贫如洗，流落在这楚州地界。此间有个蔡婆婆，数次着人来说，要小生将这女孩儿做她的儿媳妇。眼见得春榜已动，考场已开，正待上京赴试，又苦身无盘缠，没奈何只得把女儿送与蔡婆婆做媳妇去。咳！这那是与人为媳，实是卖与人家一般。（园场行路）来此已是蔡家，（作叫门状）婆婆在家么？

蔡 婆：（开门）喔，秀才来了，快请进。

窦天章：（进门）婆婆，小生有礼了！

蔡 婆：秀才万福，快请坐。老身已等候你多时也！

窦天章：端云，见过婆婆。

窦 娥：婆婆。（施礼后，躲进父亲背后）

窦天章：小生今日，一径的将女儿送来了，怎敢说与您为媳，只与婆婆早

晚使唤。小生日下就要上京赶考，留下女儿在此，只望婆婆关护则个。

蔡 婆：这样说来你我已是儿女亲家，老身与你重见一礼！（作礼）

窦天章：有礼，有礼。

蔡 婆：请上坐。

窦天章：谢坐了。

蔡 婆：亲家，你本利欠我四十两银子，如今就一笔勾销。（取出借据一扬）兀的是你借钱的文书，我把它交还与你，（窦天章接过借据，蔡婆取出银子一包）这里是十两银子，送与你作盘缠之用。亲家，你休得嫌少。

窦天章：（收银，作揖）亲家，多谢你了！先前小生欠你许多银子，都不要我还了。今又送我盘缠，此恩此德，没齿不忘，日后必当重报。

蔡 婆：细细小事，不必挂齿。

窦天章：亲家，女孩儿早晚如有过错，请看小生薄面，原谅一二。

蔡 婆：亲家，这事不消你的吩咐。令爱到了我家，我把她当亲女儿一般看待，你尽管放心前去赶考。

窦天章：（拉过女儿）亲家，我把女儿交付你，日后她做错了事，该打的你就骂她几句，该骂的你就吩咐她几句，凡事务请宽容。

蔡 婆：亲家，你尽管放心就是！

窦天章：儿呀！你与我跪下，听为父教训与你（悲咽）。

窦 娥：爹爹！（悲咽）孩儿给你跪下了！

窦天章：儿啊！为父今日要别你而去，你且听了！

（唱）【赏花时】

我只为 无计营生 四壁蒙尘
因此上 割舍得 父女离分
从今日 远践洛阳 风餐露宿
又不知 归期定准
则落得 无语暗消魂
无语暗消魂

窦 娥：（悲咽）爹爹，女儿知道。

窦天章：（悲咽）孩儿，我把你交与婆婆，也是出于无奈。从今以后，你

要听婆婆的话，切不可象在……在你爹爹面前那样任性撒……娇哇！

窦娥：孩儿记下了！

窦天章：你与我回过身去，给婆婆跪下叩头。

蔡婆：不消，不消……

窦娥：婆婆，你坐下！（按蔡婆坐下）孩儿给你叩头了！（三叩首）

蔡婆：啊！好孩儿。

窦天章：告辞！（趁窦娥叩头，掩面下）

[灯暗，传来窦娥的哭叫声：“爹爹。”闭幕。]

第二场 遭劫

[幕外，十年后，赛卢医瞻前顾后地上。]

赛卢医：（念）行医有斟酌，

下药依本草。

死的医勿活，

活的会医死。

（白）咱家姓卢，人家说我一手好医法，都叫我赛卢医。在这楚州地界山阳县南门开着一家生药铺，到也赚得不少银子，夫妻两人日子倒也过得蛮好，谁知我两只手要发痒，欢喜赌牌，啊呀！

（数板）牌九常翻鹅六壁，

麻雀摸白湖里斗。

花会押格丧门星，

叉牌不输勿罢休。

气煞老婆跟人走，

肚里儿子带着走，

赌债欠得没了头，

只好偷偷外头走，外头走。

（白）城里厢有个蔡婆婆，在去年唔向伊借得五十两银子来做赌本，谁知输得个滑塌精光，如今本利该还她一百两，叫唔那格

有许多银子还伊，眼勿见为净，躲躲伊便是。如若伊勿识相，咱家自有办法！（瞻前顾后地园场，念数板）

人怕恶毒狗怕笃，

债台任凭朝天筑。

银钱借来勿用怕，

脸皮越厚越有福。

银钱借来勿用怕，

脸皮越厚越有福。（下）

蔡 婆：老身蔡家吴氏，从楚州搬在山阳县居住，到也安静，自十年前窦天章秀才，留下端云女孩儿与我做儿媳妇，改了他小名，唤做窦娥。自与我儿子成亲后，不上二年，我那孩儿害上弱症死了。媳妇儿守寡已是三个年头，孝服也除去了也！（看到赛卢医）呀！前面走的，莫非就是赛卢医，待老身追上前去，问他讨回那一百两银子！（下）

[二幕开，城外田野。

赛卢医：（唱）【**鲍老催**】

都只为 前生结魔障

连理分 平添悽怆

这都是 赌运蹇 财运贫慳

人生聚散 原是空相

男儿何必愁 愁成鰥旷

随苍穹判断 生死无妨

蔡 婆：（内）赛卢医，等等！

赛卢医：谁呀！（登高一望）原来是个讨债婆！

蔡 婆：（气喘吁吁上）赛卢医，你那里去了？

赛卢医：出门行医，赚钱去了。

蔡 婆：赚钱了吗？

赛卢医：发大财了呀！

（唱）【**滴溜子**】

安排着 安排着 笔精砚良

画划得 本草大纲 对症良方

人道俺 神仙妙手 药到病除
兑明的 黄金白银 三五十两
你看俺 招银袋 鼓囊鼓囊
鼓囊鼓囊

蔡 婆：那么你欠我那一百两银子呢？

赛卢医：早就给你准备好了！

蔡 婆：拿来！

赛卢医：婆婆，我身边没带银子，让我回家去，拿了银子来还你可好？（说了便走）

蔡 婆：（扯住赛卢医）哎！此去你家有几多路程？

赛卢医：最多是五里光景。

蔡 婆：那么，我就跟着你去。

赛卢医：（背白）好拉个巴子，你就等着死吧！

蔡 婆：（背白）今天我得咬住你的狐狸尾巴，死也不放口哇！

赛卢医：蔡婆婆，你在嘀咕什么呀？

蔡 婆：没嘀咕，我在吐痰呢（作吐痰状）呸！

赛卢医：那么走吧！

蔡 婆：走！（假笑）嘿……

赛卢医：（狠笑）嚯……哈……

（边走边唱）【双声滴】

想白镪 想白镪
痴心想 痴心想
早备着 麻绳两丈
换取恁 白银百两 白银百两

蔡 婆：（接唱）【前腔】

卑行想 卑行想
细打量 细打量
休轻放 休轻放
追回恁 白银百两 白银百两

（白）赛卢医，这路是越来越不好走了呢？

赛卢医：蔡婆婆，此去我家还有三里路程，如果你嫌这乡村小路行走不便，那就回去了吧！那一百两银子么，明早必定给婆婆你送到。

蔡 婆：这……只有三里路程，还是我跟你去走一遭吧！

赛卢医：只要你老人家愿走，完了这心事也好。那么走呀！

蔡 婆：走呀！

赛卢医：走！（边走边唱）【前腔】

迫债紧 迫债紧

心头愤 心头愤

两下里 负嵎对逞

少不得 黄泉路近 黄泉路近

蔡 婆：（接唱）【前腔】

则见他 脸阴森

蔡婆我 胆战惊

为索债 拼得老命

料得他 该惧典刑 该惧典刑

赛卢医：（背白）来到此处，东也无人，西也无人，这里不下手，还等何时？（将绳子悄悄拿在手中对蔡婆说）兀那婆婆，有人唤你呢！

蔡 婆：在哪里呀？

赛卢医：你随着我的手指看，喏喏喏……在这边！（用绳子套住蔡婆脖子，眼见蔡婆睁目伸舌，生命垂危，在作垂死挣扎）。

张驴儿：（内喝）做什么！

〔赛卢医将蔡婆婆放到在地，甩下绳子急忙逃下，张孛老父子追上。〕

张驴儿：这里有个婆婆被人勒死在地呢。

张孛老：你先摸摸她的鼻息，有还是无有。

张驴儿：（探蔡婆鼻息）有，有，有！

张孛老：你先扶她坐起，让我与她召魂。

张驴儿：（扶起蔡婆）爹，扶好了！

张孛老：让我为她招魂！（边手舞足蹈边念符咒）天嘍嘍，地嘿嘿，天嘍地嘿金木水火土中嘿，上至九下云中嘿，太上老君九十九天敕令嘿，脱壳灵魂回壳嘿，此嘿，此嘿，此嘿！

蔡 婆：（喘气）咳！

张驴儿：有气了！醒来！醒来！（张孛老同喝“醒来”）

蔡婆：（唱）【哭相思】

气悠悠 坠入幽冥淤泥河
残喘喘 何来招魂阴阳手
孤孀女 千难万苦哪时休

张驴儿：爹，她是个老寡妇来！

张孛老：婆婆，你醒来！

蔡婆：[接唱]原来是 两位恩人将我救

（跪拜）多谢恩人，多谢恩人，多谢恩人！

张孛老：不敢！（扶起蔡婆）兀那婆婆，你是那里人氏，姓甚名谁，因何被人勒死在这里呢？

蔡婆：两位恩人呀！（唱）【梁州序】

家住山阳 城中文渊坊口
夫婿早亡 孤孀寂寞苦守
祸不单行 福无双至
单丁独子 婚后两年 弱症撒手

张驴儿：（背白）她家中还有个小寡妇哩，正好与俺是一对！

蔡婆：（接唱）【前腔】

婆孤媳寡 空房度春秋

张驴儿：（背白）恁婆媳俩，配上俺爹儿俩，正好

蔡婆：（接唱）偏遇着 赛卢医 衣冠禽兽

为赖债 设圈套 毙老身命休

幸逢汝 大恩人 才得一救 才得一救

张驴儿：（拉孛老）爹，你过来，我有话与你说。

张孛老：你有什么话，快说！

张驴儿：爹，你听他说么，他家还有个守寡的年轻媳妇儿，我父子救了她性命，她少不得要谢我们。不若你要，要这婆子做老婆，我要了她媳妇做老婆。这样父子与婆媳一配，岂不成了牛娘对，你快和那婆婆说去！（笑）嘻……

张孛老：（笑）哧嘿，哧嘿，嘿……兀那婆婆！

蔡婆：恩人！

张孛老：你无丈夫，我无浑家，你我不若成就一对老夫老妻，不知你的意下如何？

蔡 婆：这是那里话来，不如待我回家备上银子，相谢你父子便了。

张孛老：（扫兴，对张驴儿说）她，不愿意！

张驴儿：这是你老人家不会说话的缘故，让我去说，必定成功！

张孛老：那么，你去说。

张驴儿：婆婆，你可知道那赛卢医，为什么胆敢赖你银子？

蔡 婆：不知。

张驴儿：不还银子到也罢，他为什么胆大包天，竟敢用绳子将你勒死？

蔡 婆：这是他丧尽天良！

张驴儿：他为何不去勒死别人，而要将你勒死？

蔡 婆：这……

张驴儿：只因你家只有婆媳二人，没有半个男人，如若我们两家合成一家，有我这样武艺高强的男子汉保护你们，（耍出几下拳脚）谁敢在我太岁头上动土，俺就拧下他的脑袋！（再耍出几下拳脚）。

蔡 婆：小哥，你让我慢慢地寻思呀！

张驴儿：你寻思什么？你随了我爹，做了我的后娘，我便是你的宝贝儿子，要了你的儿媳妇，那两家就是一家人了吗？（笑）嘿嘿哈哈……如若不然，（咬牙切齿）赛卢医的绳子还在这里呢！你是不是还想再尝尝味道吗？哼！（摆出个勒死人的架式）。

蔡 婆：啊呀！（背白）我不依他，他便要将俺勒死。也罢！（对张驴儿父子）你父子是我救命恩人，那就随我回家去吧！（站起身来，摇晃不止）

张驴儿：妈！让儿子来扶你呀！（父子同扶蔡婆）爹，你看，妈的身子这样虚弱，如何走得，不如让我去朋友家中借得一付抬笼，我们抬妈回去才好！

张孛老：（满面笑容）好，好，好！

[张驴儿跑下，张孛老扶着蔡婆行走。]

张驴儿：（扛抬笼跑上）妈，抬笼来了。妈，你快坐下。妈，我和爹抬你回家。（抬了一段路）妈，上坡了，你要坐好啰（作上坡状）妈，到顶了（作走平路状），妈，下坡了！（作下坡状），妈来此大道。

妈，咱们回家去啰！（下）

[闭幕。

第三场 骗 婚

[幕外，窦娥上场，开门远望。

窦 娥：奴的婆婆，怎的还不回来甯！

（唱）【仙吕·点绛唇】

满腹闲愁 数年承受 天知否
苍天若知 窦娥情由
怕不待 合天共瘦

[二幕开、窦娥家、房舍整齐。

窦 娥：（开门，进屋，入坐）妾身姓窦，小字端云，祖居楚州人氏。奴三岁上亡了母亲，十岁间离别爹爹，成了蔡婆婆的养媳妇，改名窦娥。十七岁那年与夫成婚，不幸丈夫亡故，至今已有三年光景，奴今年二十岁也。这南门外有个赛卢医，欠奴家婆婆银子，本利该还一百两。婆婆数次索取，只是不还。今日婆婆又去找他索取，至今已是半日。怎的还不回来！窦娥呀窦娥，你的命好苦也！（唱）

【混江龙】

则问那 黄昏白昼
两般儿 忘餐废寝 几时休
大都来 昨霄梦里
和着这 今日心头
催人泪的是 锦烂熳花 枝横绣闼
断人肠的是 剔团圆月色 挂妆楼
长则是 煞煎煎 按不住意中焦
闷沉沉 展不彻 眉头皱
越觉的 情怀冗冗 心绪悠悠

（白）似这等忧愁，未知何时了也呵！

（唱）【油葫芦】

莫不是 八字儿 该载着一世忧
谁如我 无尽头
须知道 人心不似 水长流
奴从三岁 母亲身亡后
到十岁 与父分离久
嫁的个 同住人 他夭寿拔着短筹
撇得俺 婆媳俩 都把空房守
端的个 有谁问 有谁瞅

(接唱)【天下乐】

莫不是前世里 烧香未到头
今生波也啰 招得祸尤
劝今人 早将来世修
奴将这 婆婆侍养
奴将这 服孝虔诚守
奴言词 必当应口

(白) 婆母向赛卢医索钱去了，怎生不见回来呢？

[蔡婆引张孝老父子上。

蔡婆：你父子两人且在门外候着，待我先进去。

张驴儿：妈，你先进去，千万不可忘记，要对你媳妇儿说，她的老公我，正站在门外呢，叫她快点出来迎接！

蔡婆：(进门) 窦娥！

窦娥：婆婆，你回来了。你午饭吃过了么？

蔡婆：媳妇，我的儿呀！（哭）窦娥，叫我怎生与你说也！（又哭）。

窦娥：婆婆！（唱）【一半儿】

为甚么 泪漫漫 不住点儿流
莫不是 为索债 与人家争斗
我这里 连忙迎接 慌问候
你那里 该说缘由

蔡婆：呵！这事羞人答答的，叫人如何说得出口唷！

窦娥：(接唱)【前腔】

则见她 欲开口 出不得口

一半儿徘徊 一半儿怕丑

(白) 婆婆，你为什么总是烦恼啼哭呀？

蔡 婆：我去向赛卢医追讨银子，他不仅不还银子，还骗我到冷清的地方，拿出绳子要将我勒死！

窦 娥：啊！这如何得了呀！

蔡 婆：还好，这时来了两条好汉，乃是父子两人，那老的叫张孛老，那小的叫张驴儿。

窦 娥：什么，叫作孛老、驴儿！

蔡 婆：是他两个救了我的性命。

窦 娥：真是谢天谢地，谢天谢地！婆婆，那末你应该多备些银两，谢谢那两个救命恩人。

蔡 婆：我正要谢他银两，他却说不要我谢他银两。

窦 娥：救命不要谢，婆婆你真是遇上大好人啦！

蔡 婆：可是他说，要我谢他……

窦 娥：谢什么？

蔡 婆：(含羞)要我招那孛老为夫！

窦 娥：(大惊)啊！婆婆，我看是使不得的。我家又不愁吃穿，况你头发花白，年纪高大，甲子以外，怎又招丈夫呢？

蔡 婆：啊呀儿呀！你说得有理，我也是这样说的，可是他父子两人是我救命恩人，我……只得依从他了！（哭泣）

窦 娥：婆婆，休得啼哭！儿只怕那张家父子也不是好人！嗟！（叹气）

蔡 婆：啊呀，媳妇儿呀！不知他父子从何处得知，我家还有一个年青寡媳，道我家婆媳都没了丈夫，他父子两人都无老婆，乃是天生两对，就要将两家合成一家。

窦 娥：(浑身战抖)天哪！这端端的不可呀！

蔡 婆：我也说是端端的不可，可那张家父子说……

窦 娥：(抓住蔡婆手)怎么说？

蔡 婆：他说若不顺随于他，依旧要将我勒死，那时我就慌张起来。莫说自己许了他，连你也许给张驴儿了。

窦 娥：婆婆，你又遇上两个恶人了也！你呀！

蔡 婆：媳妇儿呀！这也是出于无奈唷！

窦 娥：婆婆，你听我说波。（唱）【后庭花】

这时候 奴替你忧
拜家堂 奴替你愁
梳着个 雪霜般 女髻髻
怎载那 销金红盖头
怪不得 女大不中留
你如今 甲子出头
可不道 苍桑万事休
旧恩爱 一笔勾
新夫妻 两意投
枉教人 笑破口

蔡 婆：媳妇儿呀！我的性命也是他父子俩救的，事到如今，也顾不得别人笑掉牙齿了！（哭）

窦 娥：婆婆呀！（唱）【青哥儿】

你虽然是得他 得他营救
须不是笋条 笋条年幼
划的便 巧画蛾眉 成配偶
想当初你夫主遗留
替你图谋 置下田畴
早晚羹粥 寒暑衣裳
满望你 鳏寡孤独
无捱无靠 母子们到白头
公公也 则落得干生受

蔡 婆：媳妇儿也！他父子只待过门。喜匆匆的，叫我如何回话得他去唷！

窦 娥：婆婆呀！（唱）【寄生草】

你道他 匆匆喜
我替你 细细愁
愁则愁 兴阑珊 咽不下交欢酒
愁则愁 眼昏花 扭不上同心扣

愁则愁 意朦胧 睡不稳芙蓉褥
你待要 笙歌引 引至画堂前
我道这 姻缘散 散落在他人后

蔡 婆：媳妇儿呀！再也不要说我了。他父子两个都在门外等候着呢！事已至此，不如连你也招了女婿吧！

窦 娥：婆婆，你要招自招，我是不要招女婿的。

蔡 婆：那个是要女婿的，怎奈他父子两个自家挨过门来，叫我如何是好呢！

张驴儿：妈进去这么长时间，还不出来，我们闯进去吧！

张孛老：好，闯进去！（与张驴儿同整衣帽，同声念叨）新女婿来哉！（进门）帽儿光光，我做新郎，袖儿窄窄，我是娇客，好郎官，好女婿，不枉了，不枉了，娘子娘子，请来见礼！

窦 娥：（不予理睬）兀那厮，靠后站着！

（唱）【赚煞】

妇人们 休信那 男儿口
婆婆也 怕无有 贞心守
今日里 招得个 蠢老头
捎带着 油嘴舌 尖腮囚

张驴儿：（做嘴脸）你看俺父子俩，多好的身段，多标致的相貌，十分的本领，上山会抓兔子，下水捉泥鳅，山珍海味由你吃，锦绣衣裙有你穿。滴滴亲亲的妈也，恩恩爱爱的老婆也，不要错过好时辰，今天就拜堂洞房了罢！（走近窦娥）

窦 娥：你与我站开了！

张驴儿：你站着真好看，我骨头也酥哉！

窦 娥：呸！（接唱）【前腔】

则被你 坑煞人的 燕侣莺俦
婆婆也 你岂不知羞
俺公公 撞府冲州
闾闾的 铜斗儿 家缘百事有
想着奴 老公公 置就
怎忍叫 张驴儿 承受

张驴儿：（扯窦娥袖）娘子！

窦娥：（推倒张驴儿）真正无耻！

（接唱）【前腔】

厚脸皮 无耻汉 谁与你授受（下）

蔡婆：（对张孛老）你老人家休得烦躁！

张孛老：（吹胡子瞪眼）岂有此理！

张驴儿：爹，小媳妇，年纪轻，别与她计较。

蔡婆：老人家，难道你对我有活命之恩，我会不报答你么！只是那媳妇儿，气性最不好惹的，既然她不肯招你儿子，叫我如何招得你呢？

张孛老：（怒目圆睁）难道你也想要赖么？

蔡婆：我如今拼的个好酒好饭，养你父子两个在家，待我慢慢的劝化俺媳妇儿，待她有了回心转意，再作区处。

张孛老：不行，我与你，今晚就洞房！

蔡婆：这……

张驴儿：（念）美妇人见过万千，

不似这窦娥花鲜。

男儿汉生得强壮，

小妮子终当伏便。（张家父子纵声大笑）

[灯暗，闭幕。]

第四场 逼 奸

[幕外，张驴儿上。]

张驴儿：呃嗨！（念）【扑灯蛾】

一枝花插满庭芳，

烛影摇红意彷徨，意彷徨。

老父已饮金杯酒，

少儿慢唱“贺新郎”，“贺新郎”。

（白）人说道，女人家总是喜欢假惺惺的装腔作势，撒娇做作，要是男人家与她强做，她便会乖乖的依从，做得个顺水推舟。到

那时，生米做成熟饭，她也就百依百顺格诺！（作园场，推门，闭门，下）。

[幕开，窦娥闺房，床前放有亡夫偶像。

窦娥：（偶像前，点起香烛）夫呀，夫呀！

（唱）【中吕·粉蝶儿】

当年儿 鼓乐声齐
多是奴 鱼水不谐 苦命拖拽
今日里 出丑扬疾
平空的 引逗得 父狼子豺
怕只怕 早晚间 有是饰非
奴则索 牙床前 求夫护蔽

（白）夫呀夫，你抛下奴家，叫俺如何是好也呵！

（唱）【红绣鞋】

则见那 张驴儿 氤氲恶气
急节里 定然要 做出是非
夫呀夫 奴情愿 舍生全节
赴泉下 重团圆 再做夫妻
当厅堂 重服缙衣

（窦娥进床后，换了缙衣，头扎白绦，出而接唱）【前腔】

拼一死 抓破贼脸皮

[鼓打二更。

呀！二更了也！（接唱）【迎仙客】

二更里 奴提心吊肺
进纱纬 把棍棒随手提
出帷帐 把门闩儿紧顶
纵然睡 一只眼儿开一只眼儿闭

[持棍进帐安息。

[鼓打三更，张驴儿偷偷上，上梯登楼。

张驴儿：（念）深更半夜好时光，

欲采花蕊把胆放，把胆放。

色胆包天原无错，

且看驴儿成花王，成花王。

[暗中摸索，摸得房门。]

窦娥：（听到动静，下床躲进床后，手持棍棒。）

张驴儿：（作撬门进房状，摸到床前）哈哈，看你往哪里跑！（掏出棉被，一阵摸索）呀！人哪！人哪！人到那里去了呀！（甩下棉被，继续摸索）

窦娥：（偷偷摸出房门，经楼梯，下场。）

张驴儿：（摸着偶像，将它抱起）嘿，你是走不了啦！（摸着，摸着，发现有异，用眼凑近看，不觉大吃一惊，狂叫起来）呀，有鬼，有鬼！（急走，滚下楼梯，跌坐地上）有鬼，有鬼！（有气无力，两眼翻白）有鬼，有鬼！

[张孛老，蔡婆同上。]

张孛老：

蔡婆：（同白）鬼在哪里呀？

张驴儿：有鬼，有鬼（瘫倒在地）有鬼！有鬼！

[灯暗，幕闭。]

第五场 羊 肚

[幕外，赛卢医上。]

赛卢医：（念）小子太医出身，	医煞许多病人。
何尝怕人告状，	关了三月店门。
城中有个蔡婆，	欠她百两白银。
屡屡亲来讨债，	害我背脊抽筋。
是吾一时智短，	将她骗到荒村。
正想把她勒死，	撞见两个蛮人。
兜头大喝一声，	吓得失去灵魂。
放开脚步飞奔，	方知事关人命。
从今改过自新，	得要灭罪修因。
要将医死冤鬼，	个个烧给心经。

(白)小子，赛卢医的便是，只为耍赖蔡婆婆一百两银子，骗她到僻静去处，正要勒死她，谁想来两个混帐王八蛋……(张驴儿上场)救了她去。常言道的好，“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喜得我是孤身，又无家小连累，不如收拾细软行李，悄悄躲到别处，另做营生，岂不干净!

张驴儿：(拍赛卢医肩)太医哥哥，你认识我吗?

赛卢医：不认识。

张驴儿：我是向你讨服药的。

赛卢医：你要什么药?

张驴儿：我要一付毒药!

赛卢医：(大声)逢药三分毒，你要啥格毒?

张驴儿：(更大声)我要毒死人格毒!

赛卢医：(大声、睁目)谁敢合杀人格毒药给你!(丢手要走)这家伙真大胆。

张驴儿：(一把拎住卢医)你真的不肯合药给我么?

赛卢医：我就是不给你，你想怎样?

张驴儿：(咬牙)好呀!你睁开狗眼看看我，可晓得我是谁?

赛卢医：(胆怯)你……是谁?

张驴儿：好哇!前日你拿了根绳子，(卢在发抖)将那蔡婆婆勒死在地!

(卢医跪地)你说不认识我……

赛卢医：小哥哥，我认得，我认得……

张驴儿：我拉你见官去!(走了几步，卢医跟膝行)

赛卢医：大哥哥，你放我，我有药……

张驴儿：拿来!

赛卢医：(摸药，递药)药……喏……

张驴儿：滚!

赛卢医：是!(走出，背白)

远离是非地，

涿州卖鼠药。(逃下)

张驴儿：毒药到手，好事成就。那窦娥百般的不肯顺随于我，如今她婆婆病了，我将这毒药与她吃了，那小妮子好歹要做我的老婆，哈……

(摇摆下场)

[幕启。蔡婆伏病桌上。张孛老父子上。]

张孛老：老汉自从来到蔡婆家，本望做个连娘对，可她媳妇窦娥坚持不从，把好事担搁下来。亏那蔡婆做人好，一向收留俺父子在他家居住，好酒好饭款待，说是等慢慢里劝转她媳妇。回心转意，谁想这蔡婆婆又患起病来。儿子呀！

张驴儿：嗳，爹。

张孛老：你可曾叫人算过我俩的命呀？俺俩的红鸾天喜，几时到哇？

张驴儿：要看什么天喜？做人只凭本事，有本事，事就成，做得去，事就成。

张孛老：孩儿也，蔡婆害病已多日也。你随为父去问病波！（张家父子进房，问病科）婆婆，你病体好些了么？

蔡婆：咳，我病体益发的沉重了也！

张驴儿：妈，你想吃点什么呢？

蔡婆：我想吃些羊肚汤儿！

张孛老：儿呀！你快去对窦娥说，叫她快些做羊肚汤儿来。

张驴儿：有数哉。（出门，朝内喊）窦娥，你婆婆想吃羊肚汤儿，快安排些儿来。

窦娥：来也！（唱）【南吕·一枝花】

她则待 一生鸳帐眠
那里肯 半夜空房睡
她本是 蔡家妇
又做成 张郎妻
有一等 妇女辈相随
并不说 家克计
则打听些 闲言碎语
不明白 打风的机关
使了些 调虚器 捞龙见识

(唱)【梁州第七】

这一个 如卓氏 当护漆器
那一个 似孟光 举案齐眉

说的来 藏头盖脚 多伶俐
 道着难晓 做出才知
 旧恩忘却 新爱偏宜
 坟头上 土脉犹湿
 架儿上 又换新衣
 那里有 奔丧处 哭倒长城
 那里有 浣纱时 甘投大溪
 那里有 上山来 便化顽石
 可悲 可耻
 女人家 直恁的 无仁义
 多淫奔 少志气
 亏煞前人 在那里
 更休提 本性难移

(白) 婆婆，羊肚汤儿做成了，你吃些儿波。

张驴儿：让我拿去。(接过，尝味) 这里少些盐醋呢。(对窦娥) 你去拿点出来。(窦娥进内张驴儿放毒药，被窦娥拿盐醋上场略有所见)。

窦娥：你这不是盐醋呀？

张驴儿：(藏过) 没有盐醋，你快过来倒下一点。(窦娥倒盐醋)

窦娥：(唱)【隔尾】

你说道 缺盐少醋 无滋味
 加料添椒 才爱吃
 但愿娘亲 早痊济
 饮羹汤一杯 胜甘露灌体
 得一个 身子平安 年老添喜

张孛老：孩儿，羊肚汤来了没有？

张驴儿：羊肚汤来哉！(递汤)

张孛老：(接汤) 婆婆，你吃些儿波。

蔡婆：有劳你了(闻汤，欲呕) 我正要作呕，这汤我不想吃了，你老人家吃罢。

张孛老：这羊肚汤是做给你吃的，就是不要吃，也要吃上一二口呀！

蔡婆：你吃，你吃。

张孛老：那么我吃。（捧碗边喷边吃）好吃。（急得张驴儿有苦难言）

窦娥：呀！（唱）【贺新郎】

一个说 你请吃
一个道 婆先吃
这言语 听也难听
我可是 气也不气
想他家 与俺家
有甚么 亲与戚
怎不记 旧日夫妻情意
也曾有 两情依依
婆婆也 你不为黄金浮世宝
白发故人稀
因此上 把旧恩情抛弃
全不比 新知卖甜如蜜
则待要 百年同墓穴
那里肯 千里送寒衣

张孛老：（肚痛）呀！唷……我吃下这羊肚汤，怎么腹痛如绞，头脑昏昏沉沉了呢？（挣扎不止）

蔡婆：（惊惶）你老人家要精细些呀！（挣扎加剧）你怎么啦！（哭叫起来，张孛老倒地死去，蔡婆昏厥）

窦娥：天哪！（唱）【斗虾蟆】

空悲憾 没理会
人生死 是轮回
感着这般病疾 值着这般势利
可是风寒暑湿 或是饥饱劳役
各人症候自知 人命关天关地
别人怎生替得 寿数非干今夕
相守三朝五夕 说甚一家一计
又无羊酒缎匹 又无花红财礼
把手为活度日 撒手如同休弃
不是窦娥忤逆 生怕旁人论议

不如听咱劝你 认个自家晦气
割舍一具棺材 停置几件布衣
收拾出得俺家 送入他家坟地
这不是从小儿 指脚的夫妻
我其实不关亲 无半点恹惶泪
休得要心如醉 意如痴
便这等嗟嗟怨怨 哭哭啼啼

张驴儿：好也啰，你们把俺老子药死了，你们说怎么办哪？

蔡 婆：窦娥儿呀！这事如何是好呢？

窦 娥：我那来的毒药，是他（指张驴儿）是盐醋时，自家放进去的。（唱）

【隔尾】

这厮调拨 咱婆母收留你
药死亲爹 待耍吓唬诡计

张驴儿：我的老子，我会去药死他吗？有谁会相信呢！（高叫）四邻八舍听着，我爹被蔡婆家药死了！

蔡 婆：小哥哥，我求求你，别喊了，可吓煞我了！

张驴儿：你可怕么？

蔡 婆：我怕，我怕！

张驴儿：你要我饶了你么？

蔡 婆：饶我，饶我。

张驴儿：这个容易，你叫窦娥顺随了我，叫我三声“的的亲亲的丈夫”，我便饶了你们。

蔡 婆：孩儿也，你就顺随了他吧。

窦 娥：婆婆，你怎说此话呢？（唱）**【前腔】**

一马难将双鞍备
我夫曾有两年爱
今日叫奴再婚配
此事端然做不得

张驴儿：窦娥，你要官办办，还是要私办办呢？

窦 娥：怎么叫官办办，怎么叫私办办？

张驴儿：官办办，把你婆媳拉到官府，把你婆媳三推六问，你身体瘦弱，

当不过拷打，怕你不招认药死我爹之罪！你要私休，早些与我做了老婆，我便饶了你婆媳两个！

窦娥：我又未曾害死你爹，情愿与你官休。

张驴儿：走！（拉蔡婆、窦娥从后拉住蔡婆，一起下）

[闭幕，幕间，休息十分钟。]

第六场 逼 供

[幕外，楚州太守胡孤（一说“桃杌”）上。]

胡孤：啊哈！（上，念）【台口诗】

我做官儿胜别人，
告状来的献金银。
若是上司当刷卷，
装病居家勿出门。

（白）下官、楚州太守胡孤是也。今早升厅坐衙，左右！

众衙役：（内应）有！

胡孤：喝擗厢哉！

众衙役：（边喊，边擗厢）唔……啦……（三呼升堂毕）（堂棍触地）升堂！

（二幕开，公堂）

胡孤：（鼓乐声中入座，念）

衙门朝南八字开，
告状的 上堂来。
无状的 快远退，
免得四十大板挨。

张驴儿：（内喊）告状！（拉蔡婆、窦娥上）告状！（三人齐跪公堂呼喊）
冤枉！

胡孤：（下座、跪地、高喊）谢谢了。

众衙役：（齐声）大人何故要跪那告状人？

胡孤：你等不知道，但来告状的，都是俺的衣食父母，那有不跪之理！

众衙役：大人请起。

胡 孤：是！（起而入座）

众衙役：（呼喝）唔……呵！

胡 孤：（拍惊堂木）你等，那个是原告？那个是被告，从实讲来！

张驴儿：小人是原告，名叫张驴儿，告的这婆媳二个，那老的叫蔡婆，那小的是窦娥，合毒药下在羊肚汤里，药死了俺的老子，这蔡婆就是俺的后母，望大人与小人作主哩！

胡 孤：你等三人是那个下的毒？

窦 娥：此事与小妇人无干。

蔡 婆：此事与老妇人无干。

张驴儿：也不干我的事。

胡 孤：你们都说无干，难道是我老爷下的毒？

窦 娥：我婆婆也不是他的后母。他家姓张，我家姓蔡，只因我婆婆向赛卢医索钱，被骗到郊外勒死，却是他父子两人救了性命。因此我婆婆收留他父子两个在家，养瞻终身，报他恩德。谁知他起了不良之心，冒认婆婆做了后母，要勒逼小妇人做他媳妇。小妇人原是有丈夫的人，服孝不满，坚持不从。适值我婆婆有病在身，着小妇人安排羊肚汤儿吃，不知张驴儿从何处讨得毒药在身，接过汤去，只说少些盐醋，支转小妇人，暗地倾入毒药。也是天幸，我婆婆忽然呕吐，不要汤吃，让与他老子吃，才吃几口便死了，与小妇人并无干涉，只望大人高抬明镜，替小妇人作主哪！

（唱）【牧羊关】

大人你	心明如镜	目清似水
妾身肝胆	该知虚实	
那羹汤	五味俱全	
除非是	有人作祟	
他推道	缺些盐醋	
支转奴	做成厉害	
公堂上	水落石出	
作祟的	现形露白	

张驴儿：（指窦娥）好你个歪刺骨，到反咬我一口！大人他姓蔡，我自姓张，他婆婆不招俺父亲作接脚，他养俺父子两个在家做什么，这

媳妇儿年纪虽小，极是个赖骨顽皮，不怕打的！

胡 孤：说得有理，人是贱虫，不打不招，左右！

众衙役：有！

胡 孤：与我把这歪刺骨夹起来！（众衙役用刑具夹窦娥十指，直至窦娥昏死过去）

一衙役：女犯昏死过去！

胡 孤：取冷水喷醒！（一衙役喷水，窦娥苏醒）

窦 娥：苦呀！（唱）【骂玉郎】

这无情刑罚 我捱不下
婆婆也 须是你的错失着
劝普天下 前婚后嫁婆娘们
都看取俺 傍州例忒傻

蔡 婆：窦娥儿呀！（抱窦娥）

窦 娥：（举战抖十指）婆婆！（两人相拥而哭）

胡 孤：窦娥，有招无招？

窦 娥：（惨叫）冤枉难招！

胡 孤：（怕惊堂木，起立怒斥）左右！

众衙役：有！

胡 孤：与俺重压起来！

众衙役：是。（用杠重压）

窦 娥：（头垂胸前，再次昏死）啊！

一衙役：犯人再次昏死！

胡 孤：（再次探鼻息）冷水喷醒！

窦 娥：（苏醒）凄惨……啊！

（唱）【感皇恩】

是那个 唱叫扬疾
不由人 魄散魂飞
恰消停 才苏醒 又昏迷
捱千般打拷 万种凌逼
一杖下 一道血 一层皮

[窦娥醒，蔡婆扶，双双跌倒。一衙役端过凳子，顶住窦娥。]

蔡 婆：（膝行）大人呀！窦娥身体瘦弱，再也经不起刑罚，求大人高抬贵手，饶了她吧！

胡 孤：这都是她自作自受，就是打死了，也是活该！窦娥，你有招无招？

窦 娥：（摇头）

胡 孤：左右！

众衙役：有！

胡 孤：（拍惊堂木）与我取大板子来，打，打，打！

众衙役：（取大板子打得窦娥不断翻滚，直至昏死过去）大人！犯人昏死过去了！

胡 孤：（下座试探鼻息）还有气，快取冷水喷醒。（衙役取水喷窦娥）

窦 娥：好苦也！（唱）【采茶歌】

打得奴 血肉飞 血淋漓
腹中委屈 有谁知底细
则我小妇人 毒药来何地
天也天 地也地
因何故 覆盆不照太阳晖

胡 孤：窦娥，你招也不招？

窦 娥：委实不是小妇人下的毒！

胡 孤：你……（作又要打的架势）

一衙役：（朝胡孤摇手）

胡 孤：既然不是窦娥下毒，那一定是那蔡婆下的毒。来呀！

众衙役：有。

胡 孤：将蔡婆子吊起来，打！

众衙役：唔呵！（架起蔡婆）

窦 娥：住……手！休得拷打婆婆，情愿我招认了吧！是我毒死那张公公的！

众衙役：（同情窦娥）嘎！

胡 孤：既然窦娥招承，就叫她画了伏状，将枷子枷上，下在死囚牢里，到来日判个斩字，押赴市曹典刑。

众衙役：（给窦娥上枷）

窦 娥：（唱）【黄钟尾】

奴做了个 含冤负屈无头鬼
怎放得你 好色荒淫漏面贱
想人心不可欺
冤枉事 天地知
争到头 竟到底
到如今 待怎的
我若是 不断头
如何救得婆婆你（押下）

蔡 婆：窦娥儿呀，是老身害了你也！（哭）

张驴儿：（跪、呼）多谢青天大老爷！

胡 孤：左右。

众衙役：有。

胡 孤：打鼓散堂。

众衙役：呵！

[灯暗、闭幕。

第七场 探 监

[幕外，一衙役扮禁子上。

禁 子：呃嗨喏！（念）

虎头门里偷生少，
枉死城中怨鬼多。
银白铜臭谁不爱，
禁子照样无例外。

（白）咱家，山阳县禁子是也。前日楚州府发下女犯窦娥一名。自从她进监以来，一点使用钱也没有。也罢，我今天进得里厢，摆布她一阵，索些银子与铜钱来划尺 划尺，识相点的还好，不识相的，这“呼肃”有得消费（舞鞭子）消费！正是，（念）

手执无情鞭，
怀揣滴泪钱。（下）

[幕后传来鞭打窦娥和女囚哭声。

[哭声中幕启，监狱。

蔡 婆：（内喊）天哪，苦呀！（在锣鼓声中提篮上。）

（唱）【销金帐】

鸡鸣晓起 未饮汤与汁
急急行走 离监狱尚有三里
探望儿媳 可怜同命的儿媳
连朝锁禁 身心憔悴多可惜
你本是 瘦孱孱玉体
怎当得起 冷嗖嗖狸狂地

（白）来此已是监狱。老身只因放心不下，我那可怜的窦娥媳妇，带得一碗冷饭，特来会她一面。禁长哥，可有人吗？

禁 子：哇，何人在此大呼小叫？

蔡 婆：是老身在此。

禁 子：你这老太婆，来此何干？

蔡 婆：老身是窦娥的婆婆。

禁 子：吓，你就是窦娥的婆婆么？

蔡 婆：正是。

禁 子：自从你媳妇进监以来，一点使用的银钱也没得，今天带得多少银钱，拿来，拿来！

蔡 婆：（取出一小包银钱）禁长哥，我这里正有一小包，望你休得嫌少。

禁 子：有了银子（把银包往上一甩，称其重量）有道是：“有钱就是我的妈，无钱便是活冤家。”你若没有这个（指银包），少不得你那媳妇儿就苦了哇，要打便还她的打，要饿便还她的饿。我且问你，你今日来做什么？

蔡 婆：啊呀，禁长哥，自古道：“身在公门好修行，”你让我见一见，我那媳妇儿吧！（哭）

禁 子：（也哭）咳，我是软心肠的人，看见别人哭，我也要哭。（试泪，开牢门）请进。

蔡 婆：（进门）禁长哥，多谢了！（行礼）

禁 子：罢了，罢了！

蔡 婆：我那媳妇儿关在哪里？

禁 子：关在后北监。

蔡 婆：苦命的孩儿啊！（哭）

禁 子：喂，婆子也！开门让你进来，不许高声的唷！

蔡 婆：是，晓得。

禁 子：你，随我来！（转场）到了，你媳妇就在这里。

蔡 婆：窦娥儿呀！（哭）

禁 子：呔，叫你不要高声，怎么又叫起来了！

蔡 婆：是，我不哭！（抽泣）

禁 子：呔！窦娥，走动了！

窦 娥：（内应）啊呀大哥，打不起了哩！

禁 子：不打你，你婆婆看你来了！

窦 娥：（内应）望大哥方便，容我婆媳一见。

禁 子：婆子，你且在此，我去放你媳妇出来。

蔡 婆：多谢大哥。

禁 子：好说。（下）

窦 娥：（带铐上）婆婆！

蔡 婆：啊呀，儿呀！（与窦娥相拥跪地而哭）

（唱）【忆多娇】

眼见儿 浑身伤 五内俱裂

痛你无端 受纆絏

到如今 家破人离多悲切

窦 娥：（接唱）【前腔】

这是奴 命该绝 一命该绝

害你婆婆 心痛沔

蔡 婆：儿呀！我带得一碗水饭在此，你就吃了它波！

窦 娥：婆婆，你看我遍体刑伤，十指溃烂，怎生吃得下呵！

蔡 婆：媳妇儿啊！你从小娇养，何曾受得这般苦楚，让我喂你几口来波！

窦 娥：我真的吃不下去呀，婆婆唷！

（唱）【斗黑麻】

说不尽 狱底凄凉 真感痛切
风雨黄昏 鬼声四接
梆铃响 响不歇
待朦胧 惊魂跌

蔡 婆：（与窦娥合唱）【前腔】

闻言惨切 闻言惨切
休再说 愿早遇 清官廉洁
冤情早雪 冤情早雪
把覆盆照彻

禁 子：（急上）吓，窦娥，不好了也！

窦 娥：大哥，有何不好？

禁 子：呀，窦娥呀窦娥，你还不知道吗？

蔡 婆：禁子哥，请讲……

窦 娥：莫非是将我……

禁 子：今日早上，刑部堂上有文书下来，道你罪状已实，要将你处决了！

窦 娥：啊呀！（昏死倒地）

蔡 婆：（与禁子同叫）窦娥，苏醒，苏醒！

窦 娥：（唱）【忆多娇】

青天霹雳 胡乱将囚决
吓得我 魂飞魄散 喉头哽咽
扞地抢天 空激烈
痛俺弱女 痛俺弱女
忍受钢刀饮血 钢刀饮血

禁 子：窦娥，窦娥醒来了。

蔡 婆：媳妇醒来了。

禁 子：啊呀呀，我到吓出汗来了，婆子你看好了媳妇，我去拿些热汤水出来。

蔡 婆：多谢禁长哥。

禁 子：（走出）咳！（念）

见过囚犯多多少
少有窦娥堪人怜

窦娥：婆婆，我死之后，你且莫将张驴儿留在我家。

蔡婆：人心不古，天道有公，这狼心狗肺的张驴儿已被左邻右舍联起手来，将他赶得远远的了。

窦娥：（跪拜）真是谢天，谢地，谢谢左邻右舍诸位叔伯兄弟们了！（唱）

【滚绣球】

人心终究 良知不泯
为官作宦 却是昏奸
天呀
却不把 黑白来分辨
胡里涂 错判出窦娥冤
无罪的 看作造恶山险
造恶的 反作人中哲贤

（白）吓，婆婆，你在哪里呀！

蔡婆：媳妇，婆婆在这里。

窦娥：（拥抱）啊呀，婆婆呀！

蔡婆：啊呀，媳妇呀！

窦娥：（唱）**【前腔】**

我罹此极刑 身首分开两地
你老年孤悽 落得终身无依
我与你 今日会明日离
奴入幽冥 婆婆空房垂泪

（与蔡婆合唱）

兰摧玉折 冤沉海底
兰摧玉折 冤沉海底

禁子：（奔上）吓，婆子，快些出去，官府检点来了。你快些出监去吧！

（蔡婆、窦娥紧抱不放）

窦娥：（与蔡婆同唱）**【哭相思】**

别后无从再见面

禁子：（拉蔡婆手）放手，放手！

窦娥：（与蔡婆同唱）**【哭相思】**

死别生离一瞬间

禁子：（左拦右阻）呸！放手，放手！

窦娥：婆婆呀！

蔡婆：媳妇呀！

禁子：（隔在中间）走开！

窦娥：（与蔡婆同唱）【哭相思】

东去伯劳西去燕

断肠回首各一边

禁子：（推蔡婆出监）你与我出去。（推蔡婆坐跌牢门外，随手关上牢门，又拉窦娥进后牢）你与我进去！（拉窦娥进去，婆媳双方各惨叫）
[惨叫声中闭幕，灯暗。]

第八场 法 场

[在凄厉目连瞎头声中，衙役引监斩官上。]

监斩官：下官，监斩官是也，奉命来到山阳县，于今日处决囚犯一名，着做公的把住街头巷口，不得让闲杂人等胡行乱走，左右！

众衙役：有。

监斩官：法场去者！

众衙役：是。（在开道声中引监斩官下）

[幕后，擂鼓三通，大锣三阵。]

[幕后，监斩官：“带斩犯窦娥，赴法场处斩。”]

[幕启，郊野，刽子手磨旗、提刀、押窦娥背插斩牌，绳绑索绑带枷上。]

窦娥：（唱）【中吕·端正好】

没来由 犯王法

不提防 遭刑宪

叫声屈 动地惊天

顷刻间 游魂先赴森罗殿

怎不将 天地也生埋怨

（唱）【滚绣球】

有日月 朝暮悬
有鬼神 掌管生死权
天也你 只合把清浊分辨
却怎生 错看了盗跖颜渊
为善的 受贫穷更命短
造恶的 享富贵又寿延
天也你 做得个怕硬欺软
却原来 也这般顺水推船
地也你 不分好歹枉为地
天也你 错勘贤愚枉做天
哎 只落得奴两泪涟涟

刽子手：快行动些，误了时辰也！

窦娥：（唱）【倘秀才】

则被这枷 扭的我 左侧右偏
人拥的我 前合后偃
我窦娥 向哥哥行 有句言

刽子手：（白）你还有什么话说？

窦娥：（接唱）【前腔】

前街里去心怀恨
后街里去死无怨
休推辞路远

刽子手：你如今上法场而去，有什么亲眷要见，叫他过来见上一面也是好的。

窦娥：（唱）【叨叨令】

可怜我 孤身只影无亲眷
则落得 吞声忍气空嗟怨

刽子手：（白）难道你连爹娘都没有么？

窦娥：只有个爹爹，十年前上京求取功名去了，至今杳无音信。

（接唱）【前腔】

早已是 十年不睹亲爹面
喂呀！（哭）

郇子手：你适才说要从后街里去，是为什么？

窦娥：（接唱）【前腔】

怕只怕 前街里 被奴婆婆看见

刽子手：（叹息）啊……你自己性命不保，还要怕她看见，啊！（试同情泪）

窦娥：奴婆婆若见奴披枷带锁，绑赴法场去餐刀呵！

（接唱）【前腔】

枉将她 痛煞也么哥

枉将她 痛煞也么哥

告哥哥 告哥哥也

“临危好与人行方便”

婆婆也呵（哭）

刽子手：（替窦娥拭泪）咳！

蔡婆：（内）天那！（上）兀的不是我媳妇儿呀！

郇子手：婆子靠后！

窦娥：哥哥，既然婆婆来了，请他前来，我有话儿与她说。

刽子手：兀那婆子，你媳妇让你过来，她有话儿要和你说话。

蔡婆：孩儿呀！（冲前，与窦娥拥抱）

窦娥：婆婆，那张驴儿把毒药放入羊肚汤儿里，实指望药死了你，要霸占我为妻，不想婆婆让与他老子吃，倒把他老子给药死了。我怕连累婆婆，屈招药死公公，今日绑赴法场典刑，去也！（哭）

蔡婆：儿呀……（痛哭）

窦娥：（唱）【快活煞】

念窦娥 葫芦提当罪愆

念窦娥 尸首分作两段

念窦娥 童稚已就蔡家缘

婆婆也 恁只看窦娥少爹无娘面

蔡婆：窦娥，你是我的孩儿也！（泣）

窦娥：（唱）【鲍老儿】

念窦娥 伏待婆婆已十年

逢节气 施些碗凉浆奠

恁去那 遭刑宪尸骸上烈些纸钱

只当作 把亡化的孩儿荐

蔡婆：（泣）孩儿放心，这些老身都记得。天哪！兀不的痛杀我也！

窦娥：（唱）【前腔】

婆婆也 再也不要
啼啼哭哭 烦烦恼恼 怨气冲天
这都是我 做窦娥的
没时没运 不明不暗 负气卸冤

刽子手：兀那婆子靠后，时辰到了也！（窦娥跪地，刽子手开枷，监斩官上座）

窦娥：窦娥告监斩官大人，有事哀求，若得允肯，便死而怨也！

监斩官：你有何事？说！

窦娥：要一领净席，让我窦娥站立；又要丈二白练，挂在旗枪上。若是窦娥委实冤枉，刀过头落处，一腔热血，休半点儿沾在地上，都飞洒于白练上者。

监斩官：这个，件件依你，有什么紧要的！

窦娥：（唱）【耍孩儿】

不是我窦娥 罚下这等无头愿
委实地 冤情非浅
若没些儿 灵圣与世人传
也不见得 湛湛青天
我不要 半星热血 红尘染
都只在 八尺旗枪 素练悬
等他四下里 皆瞧见
这就中咱 苕弘化碧 望帝啼鹃

刽子手：你还有甚么说的，此时不对监斩大人说，更待何时？

窦娥：大人，如今是三伏天道，若窦娥委实冤枉，身死之后，天降三尺瑞雪遮掩了窦娥的尸首。

监斩官：你便有冲天的怨气，也召不得一片儿雪来。不可胡说呢！

窦娥：大人哪！（唱）【二煞】

你道是 暑气暄
不是那 下雪天

岂不闻 飞霜六月为邹衍
若果是 一腔怨气喷如火
定要感的 六角冰花滚似绵
免着我 尸骸现
要什么 素车白马
断送出 古陌荒阡

(白)大人,我窦娥死得委实冤枉,从今后着这楚州亢旱三年。

监斩官:打嘴!那有这等说话!

刽子手:请大人宽容。

窦娥:大人呀!(唱)【一煞】

你道是 天公不可期 人心不可怜
可知道 皇天也肯从人愿
做什么 三年不见甘霖降
也只为 东海曾经孝妇冤
如今轮到山阳县
这都是官吏们 无心正法
使百姓 有口难言

刽子手:(磨旗)怎么这一会儿天色阴了也!(起风)好冷风也!

窦娥:(唱)【煞尾】

浮云为我阴
悲风为我旋
三桩儿誓愿命题遍(哭)
喂呀婆婆也
直待雪飞六月 亢旱三年!

监斩官:开刀!

刽子手:是!(开刀,窦娥倒地)

监斩官:呀!果真下雪了也!竟有这等奇事。

[大雪纷飞,监斩官、刽子手抬窦娥尸体分头下。

[丈二白练,血红一片,幕闭。

第九场 诉 冤

[幕外，窦天章冠带率随从骑马上。

窦天章：（念）独立空堂思黯然，
高峰月出满林烟。
非关有事人难睡，
自是惊魂夜不眠。

（白）下官窦天章是也。自从离了我那端云女儿，可是十年有余也。下官自到京师，一举及第，官拜参知政事。只因下官廉能清正，节操坚刚，谢圣恩，可怜加下官两淮提刑肃政廉访使之职，随处审囚刷卷查处滥官污吏，容某先斩后奏。左右。

随 从：在。

窦天章：楚州官驿去走。

随 从：是。（引窦天章下）

[幕启，窦天章于驿馆内厅坐堂，一随从张千上。

张 千：楚州大小属官求见！

窦天章：张千，你去说与州中大小属官，今日免参，明日早见。

张 千：（向堂外言）一应大小属官，今日免参，明日早见。

众属官：（内应）只是楚州，已遇三年大旱，只求大人明日示下，告退！

窦天章：张千，你去吩咐六房吏典，但有合刷照文卷都拿将过来，你掌上灯，待下官看几卷波。你们都辛苦了，自去歇息吧！

张 千：是。（点灯下）

窦天章：待我看来。（打开卷宗）蔡婆之媳窦娥（吃惊）呵！蔡婆原来在此……不对，某的女儿名叫端云，她媳妇名叫窦娥，虽同姓却不同名，非也！待我再往下看。蔡婆的媳妇窦娥用毒药毒死公公张孛老，（拍案而起）益发的不是也！那蔡婆原是寡妇，那里来的丈夫张孛老。下官自从应试得官之后，曾多次派人来楚州寻访蔡婆家。她街坊邻里都道那蔡婆早已搬去他处，至今音信全无。下官为了端云孩儿呵！（唱）【脱布衫】

为吾儿 迷留没乱 眼目雾罩

悲切切 雨泪嚎咷
一声儿 哭啼啼 死去活来
一声儿 急煎煎 痛伤怀抱
端云儿呀

(白)这是已经结了案的，待我将它压在底下，再看下面的卷宗。

(看着……打起呵欠，伏案睡去)

窦娥魂：苦也！(上唱)【双调·新水令】

每日里 哭啼啼 守住望乡台
满腔恨 把仇人记得
慢腾腾 昏地里飘洒
足律律 旋风中来
则被这 雾锁云埋
撺掇的 鬼魂飞的快

(观望，被门神挡住，接白)

门神户尉呀！奴是廉访使大人的亲生女儿，只因屈死泉下。父亲不知奴的冤枉，故而特来托梦与他唷！

(唱)【沉醉东风】

奴是那 提刑的女孩
须不是 现世的魔怪
只求容奴 魂符灯影内
却拦截在 朱门棂外

窦天章：(醒)儿呀！你快些进来呀！(门神退下，让窦娥魂进内，并隐于后)真好奇怪呢？下官刚才朦胧之中，好像端云孩儿来到我的眼前一般。如今她到那里去了？人有所思，必有其梦，且由他去吧！
(坐下阅卷)窦娥魂上，将灯弄暗，好生奇也！怎么这灯会暗了下去呢？张千也睡着了，待我自己剔亮油灯者！(起身剔灯，窦娥魂将底下卷宗拿到上面)这灯让下官剔亮了，待下官看来！一起囚犯窦娥药死公公张孛老！(惊奇)这宗文卷，我刚才已经看过，已经放入底下，怎么又翻到上面来了，待我再将他压底下去，再看下面的文卷。(看文卷，窦娥魂又将灯弄暗)怎么这灯又暗下去了，待我再剔亮了它。(将文卷压入底下，窦娥魂拿到上面)

待我看来，一起囚犯窦娥，药死公公……呀呀呸！下官刚才已将文卷压在下面，居然又翻到这上面来了！莫非这后厅之中有怨鬼不成，这宗文卷之中，含有冤枉么！我再将这文卷压下面，看他怎生……（重复上面动作数次，窦天章举剑击桌，大声呵斥）哦呵呀冤鬼！下官是朝廷钦差，带牌走马的肃政廉访使。你且走向前来，有冤伸冤，你与我大胆讲来！

窦娥魂：爹爹也！（唱）【乔牌儿】

见爹爹 疑心儿 胡思乱猜
听了俺 悲哭声 便转惊骇
哎呀 我那分别十三年的亲生爹
如今恁 锦袍玉带 势剑金牌
且受俺 惨死的儿 深深一拜
双膝跪 磕头二拜 伏地三拜

窦天章：兀那女鬼，你道我窦天章是你父亲，要受你伏地三拜，莫非是你认错了么？（渐说渐快）我那女儿名唤端云，十岁上做了蔡婆的养媳，至今已有一十三年。你是窦娥，名字不同，怎生是我女儿呢？

窦娥魂：爹爹呀！你将我予蔡婆婆，婆婆已将我改名窦娥了呀！恁若不信，有我臂上红志为记！

窦天章：（惊）真是我的孩儿来了！（父老皆哭）孩儿，为父不问你别的，这药死你公公一事是不是你的罪名？

窦娥魂：正是你孩儿的罪名。

窦天章：哇！（轻声，越说越快）你这小妮子，为父只因寻你，啼哭得眼睛花了，忧愁得头发也白了。你且在此地犯下了十恶大罪，受了典刑。我今日身居台省，职掌刑名，来此两淮审囚刷卷，检察贪官污吏。你是俺亲生之女，俺治不了你，怎么治得了他人？我当初将你嫁与蔡家呵，要你三从四德。三从者，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者，事公姑，敬夫主，和妯娌、睦街坊。今三从四德全无，划地犯下十恶大罪！俺窦家三代无犯法之男，五世无再婚之女。到今日被你辱没祖宗世德，又连累我的清名。你快与我细吐真情，不要虚言支付，若有半厘差错，牒发你城隍祠

内，着你永世不得人身，罚在阴山永为饿鬼！

窦娥魂：父亲停嗔息怒，暂罢龙虎之威，听你女儿慢慢地说来。女儿三岁亡了母亲，十岁离开父亲。恁将儿送与蔡婆婆做养媳妇，至十七岁与丈夫成婚，过了两年，不幸儿夫早亡，奴和婆婆一同守寡。

窦天章：我那苦命的儿啊！（拭泪）

窦娥魂：山阳县南门外有个郎中赛卢医，欠俺婆婆一百两银子。俺婆婆前去讨取，被他骗到郊外，要将俺婆婆勒死。

窦天章：呸！好个赛卢医，定要将他重办！

窦娥魂：那时来了张孛老与张驴儿父子两个，救了俺婆婆的性命！

窦天章：这倒还好，那后来呢？

窦娥魂：那张驴儿知道俺家有个守寡的媳妇，便道你婆媳既无丈夫，不若招俺父子两个。

窦天章：你婆婆可有答应？

窦娥魂：俺婆婆初也不肯，那张驴儿道，你若不肯，我依归勒死你。俺婆婆惧怕，不得已含糊的许了，只得将他父子领到家中，许诺养他过世。

窦天章：啊呀错也，这乃是引狼入室！

窦娥魂：那张驴儿曾数次调戏孩儿，孩儿是坚执不从。那一日婆婆身子不快，想羊肚儿汤吃，是孩儿安排了汤，适值张驴儿父子到来问病，道将汤儿尝了一口，说是少些盐醋，支转你孩儿去取盐醋。那张驴儿就暗地里将毒药下在羊肚汤里，实指望药死我婆婆，要强迫我与成亲。不想俺婆婆偶而发呕，不要汤吃，却让与那张老吃了，承即七孔流血药死了。那张驴儿便道窦娥你药死了俺老子，你要官休还是要私休？我便问道，什么叫官休，怎生是私休？那张驴儿言道，要官休便告到官府（越说越激动），叫你和俺老子抵命。若私休，你便与我做老婆。你孩儿言道，好马不备双鞍，烈女不嫁二夫。我至死不与你做媳妇，我情愿和你去见官府！

窦天章：窦娥，你真是我的好女儿！

窦娥魂：张驴儿将俺婆媳告到官府，那楚州太守胡孤，将奴三推六问，吊拷绷扒，受尽苦楚，你孩儿咬紧牙关，决不屈打成招。可恨那州官见你孩儿不认，便要拷打婆婆，我怕婆婆年老，受刑不起，只

得屈认，保得婆婆活命，因此官府将孩儿绑赴法场，将我典刑。
爹爹，孩儿冤枉呀！

窦天章：我那可怜的端云儿呀！

窦娥魂：行刑之时，孩儿对天发下三桩誓愿唷！

(唱)【雁儿落】

丈二白练高悬	热血喷洒红遍
现今三伏天道	降雪掩埋尸骸
楚州大旱三年	印证冤案去昭雪
你看这文卷	道的甚么来
则我这冤枉	要忍耐如何耐
奴守节不顺他	倒叫奴赴刑台
儿不肯辱祖上	反把儿残生坏

(白)爹爹!(念诗)

不告官司只告天
心中冤苦口难言
为防婆婆遭刑宪
情愿无辞认罪衍
六月琼花骸骨掩
一腔鲜血练旗悬
岂独霜飞邹衍屈
今朝方表窦娥冤

(唱)【得胜令】

呀 今日个 搭伏定摄魂台
一灵儿 怨哀哀
爹爹也
你现掌着刑名事 亲奉圣主差
端详这文册
那厮乱纲常 合当败
便万刖了乔才
不道报冤仇不畅怀

窦天章：(泣语)哎，我那屈死的儿呀！真心疼煞我也！我且问你，这楚

州三年不雨，可真的是为你而来？

窦娥魂：正是为你孩儿而来！

窦天章：有这等事来，到来日我定要与你作主，将这案子审个明白！

窦娥魂：谢爹爹！（跪拜）

窦天章：（念）亲生父苦痛哀哉！（扶窦娥魂）

屈煞你青春女孩。（亮相）

[灯暗，幕闭。]

第十场 惩 恶

[幕外，众衙役押张驴儿，蔡婆上，张千随上。]

张千：小的们！

众衙役：有。

张千：人犯可有带齐？

一衙役：单缺一个赛卢医。

张千：押赴州衙去哉！

众衙役：是。

张驴儿：冤枉呀！

一衙役：到了公堂上，自有分晓，走！（推张驴儿下）

[幕启，州驿。窦天章引随从上。]

窦天章：（念）杀人不见血

六月琼花现

楚州三年旱

沉冤该申雪

胡孤：（上）门有人吗？

一随从：（出）何事？

胡孤：烦汝通报，楚州太守胡孤求见。

一随从：稍待。（入内）禀大人，楚州太守胡孤求见。

窦天章：命他报名而进。

一随从：叫恁报名而进。

胡 孤：（背白）妈拉巴子，好大架子！（向内）报，属下楚州太守胡孤晋见（走场），属下楚州太守胡孤参见肃正廉访使大人。

窦天章：罢了，一旁看坐。

胡 孤：谢坐。（坐）

窦天章：胡大人，你这楚州一郡，三年不雨是为着何来？

胡 孤：这是天道亢旱，楚州百姓之灾，下官不知其故。

窦天章：（怒）唔！你等不知罪么？那山阳县有用毒药，毒死公公犯妇窦娥，在问斩之时曾发愿道，若是果有冤枉，着你楚州三年不雨，寸草不生，可有这件事来？

胡 孤：此事审结已有三年了。

窦天章：三年中，可曾祭奠这冤妇么？

胡 孤：此犯系十恶大罪，原不曾有祠，所以不曾祭得。

窦天章：昔日汉朝有一孝妇守寡，其姑自缢身死，其姑姑告孝妇杀姑，东海太守将孝妇斩了，只为一妇含冤，致令三年不雨。后于公治狱，仿佛见孝妇抱卷哭于厅前，于公将文卷改正，亲祭孝妇之墓，天乃大雨，今日你楚州大旱，岂不正与此案类同么？

胡 孤：这……

张 千：（上）禀大人，张驴儿等已经解到！

窦天章：升堂！（众衙役排衙升堂毕，听点）张驴儿。

张驴儿：有。

窦天章：蔡婆婆。

蔡 婆：有。

窦天章：赛卢医。

一衙役：未到。

窦天章：这赛卢医是主要人犯，因何不到？

一衙役：赛卢医三年前在逃，一面命广捕缉拿去了，待捕获时，到案受审。

窦天章：张驴儿，那蔡婆婆是你的后母么？

张驴儿：母亲怎好冒认的呢，她委实是俺后母。

窦天章：那左邻右舍为甚要驱赶与你呢？

张驴儿：这是他们无事找事。

窦天章：药死你父亲的毒药，卷上不见有合药的人，是那个合的毒药呢？

张驴儿：当然是窦娥合成的毒药。

窦天章：这毒药必有一个卖药的店铺。想窦娥是个少年寡妇，叫她到那里去讨得这毒药来呢？

张驴儿：这个……我怎知道呢。

窦天章：张驴儿，这毒药可是你合的么？

张驴儿：嘿嘿……哈哈……大人呀大人，若是我自个儿合的药，怎的不去药死别人，到药死自己的父亲。

胡 孤：大人，张驴儿此言到也说得有理。

窦天章：唔……（众人皆俯首）你等均与俺下去歇息，这里只留张千，张驴儿两人，让下官细细审来。

众 人：是。（分头而下）

窦天章：张千，关上门窗，拉上帘帏，点上灯烛。

张 千：遵命。（照办）

窦天章：（下座，背白）我那屈死的儿呀！这一节紧要公案你自己不来折辨，怎得一个明白。你的冤魂在哪里呀！

窦娥魂：来也！（上，窦天章归座）张驴儿，这毒药不是你合的，是哪个合的！

张驴儿：（发抖，惊怕）有鬼，有鬼，撮盐入水，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

窦娥魂：张驴儿，你当日下药在羊肚汤里，本要药死我家婆婆，要迫我做你媳妇。不想我婆婆不吃，让与你父亲吃，立时就被药死，你还敢赖么！

（唱）【川拔棹】

猛见了	你这吃敲材
只问你	毒药何处来
你本意	待暗里栽排
要逼勒	奴与你和谐
倒把你	亲爹毒害
怎叫我	替你担罪责

（窦娥魂变怒容，鞭打张驴儿，张驴儿躲入案桌下）。

张驴儿：（脸上变色，从桌案下钻出）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大人说这

毒药，必有个卖药的，若寻得这卖药的，来和小人折对，我死也无词。

一衙役：（内喝）山阳县续解案犯一名赛卢医到案。

窦天章：令他当面。

张千：（当赛卢医进）当面！

窦天章：三年前要勒死蔡婆，赖她银子一事，可是有的？

赛卢医：（叩头）小子一生好赌，在蔡婆处借得银子五十两，作为赌本，不料大败亏输，全都输尽，亏欠日久，该当还她纹银一百两。小人要赖她银子确有此情，可被两个汉子救走了，那蔡婆并不曾死。

窦天章：这两个汉子，你可知他的名姓？

赛卢医：小的认便认得，慌忙之中，可不曾问得姓名。

窦天章：现有一个在堂下，你去认来。

赛卢医：（看张驴儿）呀，真是其中之一，想必是那毒药之事发了。（向上招认）大人容禀，当时要勒死蔡婆，正好遇见他父子两个，将那蔡婆救走。

窦天章：你可曾合毒药予他？

赛卢医：过得几日，他找到了小的，要讨付毒药。小的是念佛吃斋的人，不敢做昧心之事。我对他说，我这里只有官料药，并无什么毒药。他睁圆眼睛对我说，你前几日在郊外要勒死蔡婆，今日要拖你去见官。小子一生最怕见官，只得将一服毒药给与了他。

窦天章：张千，叫他二人画押。

张千：是。（对张驴儿，赛卢医）画押。（两人画押）

窦娥魂：（唱）【七弟兄】

你只为赖债放乖

合当有灾

（插白）这毒药呵！

（接唱）【前腔】

原来是 赛卢医出卖

张驴儿买

没来由 填做我的犯由牌

到今日 冤情白

窦天章：张千，你与我带那蔡婆上来。

张千：蔡婆上堂。（蔡婆踉跄上，被窦娥魂扶住）

窦天章：蔡婆婆，我看你银发似霜，两目昏花，家中又是有钱钞的，如何又去嫁了那张孛老？

蔡婆：只因为他父子两个救了我的性命，收留他父子在家养膳过世。那张孛儿常说，要将他老子接脚过来，老妇人并不曾许他。

窦天章：如此说来，你媳妇就不该认那张孛老为公公的了。

窦娥魂：当日问官要拷打婆婆，奴怕她年老，受刑不起，因此招认做药死公公，委实屈招的喏！

（唱）【梅花酒】

并不是 窦娥不该
供状上 不明不白
本一点 孝顺心怀
倒做了 惹祸胚胎
我只道 做官的将复勘
谁知道 草菅人命在长街

（接唱）【收江南】

呀 这的是衙门自古朝南开
就中多的吃冤者
痛煞我 娇姿弱体闭泉台
三年外 落的悠悠长恨若长淮

窦天章：端云儿呀！你这冤枉，为父尽知。你且回去，待我将这一起人犯，并原有问官，另行定罪。改日做个水陆道场，超度你便了。

窦娥魂：谢爹爹，孩儿拜别去也！

（唱）【鸳鸯煞尾】

从今后 把势剑金牌端正摆
将滥官污吏都杀坏
与青天分忧 万民除害

（去而复回，白）还有一件事也！爹爹，俺婆婆年纪大了，无人侍奉，求爹爹收恤家中，代你孩儿尽那养老送终之礼。孩儿虽死九泉之下，可以瞑目了也！

窦天章：我那，好孝顺的儿呀！你放心去吧！

窦娥魂：（接唱）【前腔】

请求恁爹爹 收养我奶奶

可怜她无妇无儿

谁管顾他年迈衰

再将那文卷舒开

（夹白）爹爹，也把我窦娥名下。

（接唱）屈死的招状 罪名儿改（下）

窦天章：张千，你扶那蔡婆去内厢坐着。

张千：是。婆婆，请。（蔡婆入内）

窦天章：张千，打开门窗，拉起帘帏吹灯。喝撵厢者！

张千：（如令而行毕，站立中堂呼喝）击鼓三通，升堂！（众走班站堂，
窦天章入座）

窦天章：胡太守。

胡孤：在。

窦天章：我这里有张驴儿、赛卢医招供两份，你去看来。

胡孤：（接供而看，直到浑身发抖，跌跪于地）在下该……死！（伏地）

窦天章：来呀！卸去犯官的冠带，押赴后衙听参。

衙役：是。（执行，押下，返回，站班）

窦天章：张驴儿毒杀亲爹，谋占寡妇，应处凌迟，钉上木驴，押赴市曹，
游街示众，至法场，连剐一百二十刀处死。

衙役：是。（押至后台，上木驴，换红衣，与刽子手押回前台。窦天章
批斩由牌，插至背上）走。（下）

窦天章：赛驴医不合赖债，勒死平民，又不合将毒药卖与张驴儿，致伤人
命，今判处充军烟瘴之地。

衙役：是。（上枷，押下）

〔后台，雷声隆隆，雨声阵阵。〕

众人：（同喊）天降大雨，大旱将除啰！（欢呼雀跃）

〔灯暗，剧终。〕

二〇一一年二月十二日